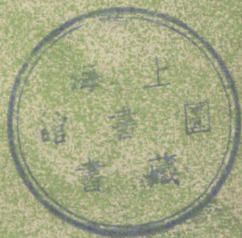


# 一個平凡的少年

胡懷琛著



胡懷琛著

一個平凡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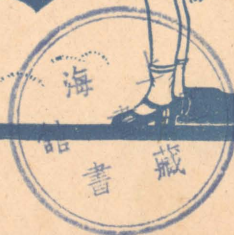
少年書局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048B



## 一個平凡的少年

這一天，是個星期日的下午，某城中的一個小學校裏，請了A先生到校中來講演。十三四歲至十六七歲的小孩子，擠滿了一堂，男的，女的都有。

在一陣如蛙鳴的拍掌聲中，校長介紹 A 先生給學生們，A 先生就開始講演。

諸君都是中國未來的主人。中國的存亡，強弱，都靠託在諸君身上。我知道，諸君中有許多是家境不很富裕的，但是，這不要緊。只要自己肯努力，肯奮鬥，沒有不成功的。在中國古代有許多苦學生，其中如朱買臣，就是最著名的一個。現在就講一講朱買臣的故事。

朱買臣是漢朝人，他家裏很窮，但是他很努力讀書。他每天往山上去砍柴，還是帶了書在身邊，一邊走，一邊讀。

他的妻竟不認他做丈夫，自管她改嫁去了。但是，朱買臣後來成了名，作了官，再回到家鄉，他的妻只好氣得自己尋了死。：A先生說到這裏，自然有許多的男生表示贊成，拚命的拍掌。也有幾個，偷眼望望女生。女生中有幾個臉上現出不安的樣子，也有

幾個却是落落大方的微笑著，好像沒有甚麼關係。

A先生已經感覺到在座的有女生，似乎自己也覺得話說得太唐突了，面上微微的紅了一下。連忙轉變了詞鋒，從求學一轉，就轉到救國去了。

不多幾時，講演完了。許多學生自由的批評A先生的講演。

「口才很好，校長請他沒有請錯！」這是一個學生半頌揚，半諷刺的話。

「你學得到他麼？你可講得出朱買臣的故事麼？」又一個學生聽了不服，他就拿這話來質問前一個學生。

「A先生只講講朱買臣罷了，他自己學得到朱買臣麼？哈！哈！」

「他不必學，他家裏很有錢！」  
「哼！很有錢？」

「不錯！他今天上午和他師母吵了架，所以到我們學校裏來發牢騷。」又一個學生是這樣的說。

「你何以知道？」又一個女生來質問。

「然而他勉勵我們努力求學，他總是沒有錯。」又一個學生這樣說，他似乎在替 A 先生辯護。

「……」

「……」



許多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秩序已經漸漸的紊亂了。

這時候，獨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學生，只是聽人家說，他自己沒有開口。他不但是不說話，而且低著頭深思，深思；好像這天的事情，包涵着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人姓馮，名壤。男性。他是這個學校裏高小一年級的學生。他的父親是做竹匠的。家

庭的經濟，當然是不很寬裕，但是辛苦作工，還勉強可以過去。他的父親因爲自己小時候沒有讀過書，不識字，常常被人家看不起；所以省衣節食的積下幾個錢來，送他的兒子入學校讀書。這時候，馮寰在高小一年級，自從入校以來，已經五年了。

馮寰因爲家庭經濟困難的緣故，常常感覺到許多的事情不能自由。但是因爲經濟困難，却又能時時督促自己努力求學。

他爲人也很聰明，又有相當的努力，所以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好。他樸實，沈靜，喜歡思索。

這一天，聽了A先生的講演，和同學們批評A先生的話，又引起他的思潮。他只是低著頭深思，深思，不知是在思想些甚麼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對於A先生，只說了這一句，「我總覺得A先生的話有些不對。」然而他也沒有說出一怎樣不對。

自從 A 先生在某校裏講過朱買臣的故事之後，的確有許多的學生受了他的影響。

這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中的母子的談話。

「你在暑假畢了業，還是學生意罷！你的爸爸死了，家道艱難，升學很不容易。」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母親，很和婉的對他的兒子說。

「只進了小學，不進中學，有甚麼用呢？」

若要做生意，何必進小學？這六年書不是白讀了麼？」他的兒子這樣的反問。

「做生意也要識字啊！」

「做生意用不著讀這許多的書！長生典當裏的管事的，他讀過三民主義麼？乾元華洋公司裏的經理先生，他讀過歷史麼？亨利錢店的老板，他只會珠算，不會筆算。你問他分數，小數，他知道麼？……」

「好孩子，不要說了。我是女人家，我又

不識字，我不懂得讀書的事。我只知道學費要緊。你算算！讀到中學畢業，要幾百元？」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不知道家裏沒有錢麼？」

「家裏沒有錢，這是我知道的。但是沒有錢，不要緊。我情願半工，半讀。窮雖然窮，書是不可不讀的。」

「唉！天啊！我的兒子有這樣的志氣，我做娘的還有甚麼話好說？」他的母親已流下淚

來。

「母親！不要哭。我只要努力讀書，將來不怕不成功的。你不知道朱買臣麼？他是個砍柴的人，但他努力讀書，他到後來還做了大官。」

「我也不希望你做官了，只要有飯吃。」

「我們讀書，總是希望將來發達的。」

「果然有這一日，我只有謝天，謝地，還有甚麼話說呢？好孩子，你好好的用功罷！」

他的母親揩揩眼淚，又笑起來。但是那一絲的笑容，終掩不住滿面的愁容。這當然是年紀大一點的人，閱歷深一點。知道做官雖然好，却是未來的事；而拿出學費來，却是眼前的事。半工，半讀，這也不過是一句空話，究竟他能做甚麼工呢？

他的母親這樣的想著，自然而然的起了一陣愁雲，蓋在他的面上，好像是剛剛開朗的天氣，又變而爲陰暗了。



這是一個普通家庭中的父子談話。

「你今天往學校裏去聽 A 先生講演，他講的甚麼？」這是一個學生聽講回來以後，他的父親問他的話。

「A 先生講得很好。他講的是朱買臣的故事。」兒子很興奮的答。

「朱買臣？誰叫朱買臣？」父親還不知道朱買臣是誰，他就這樣的問一句。

「朱買臣，他是個苦學生，他是個砍柴的  
人。但他很努力求學，一邊砍柴，一邊讀書。  
到後來做了大官。朱買臣真是一個模範的苦學  
生。」

「原來如此！真了不得！」父親又讚歎著  
說。

「從前倒有朱買臣，現在倒不曾聽見有朱  
買臣這樣的人。」

「真的！現在的人，真可以說是一代不如

「代了。有誰肯刻苦用功呢？」

「不過，我很願意學他。」

「你願意學他？這是很好的事！只怕畫虎不成，反畫成了狗。」

「只要肯學，沒有學不成的。」

「不過，我也不希望你做官。只要有口安樂飯吃就算了。」他的父親的談鋒忽然轉變了。

「是的。做官實在沒有意思，不如做個實

業家好。」

「做實業家也好，但是要資本。」

「有了學問，也不必一定要資本。自然會有大公司來請我們去做經理，做董事。所以我想將來最好是學商科。只要在大學裏畢了業就行了，如能出洋留學，那就更好了。」

「你的志氣這樣的高，不消說，我是贊成你的。只怕費用太多了罷！」他的父親有些懷疑，這樣似問非問的說了一句，然後再把眼光

注視著他的兒子，看他的臉色怎樣。

「費用是大的！但是不要緊，我可以作一些工，幫助學費。父親！請你放心！」兒子很堅決的回答。

「這是甚麼話！又要讀書，又要作工，那裏能穀兩面兼顧到！只要你有志讀書，我就是拿不出錢，賣田，賣地也是要供給你的。」他父親的談鋒又轉變了。他的眼光依舊注視在他兒子的面上。

「如此說，我將來一定要格外的努力！」  
兒子很感激的說。面上很自然的現出有希望的樣子。

他的老子看見這樣，也很快樂，微微的笑  
了一笑，又開口說道：

「錢，是人賺來的。只要有能人做上等的事，不怕沒有錢用。做生意也要本錢，讀書比做生意高，本錢自然要更大。捨不得本錢，那裏來的利息？是麼？」

「父親這樣說，做兒子的怎敢不格外的努力，報答父親的好意！」

「好！決意這樣！決意賣了田給你讀書！」  
父親很堅決的說。

「……」兒子不說甚麼，但是面上的笑容可以代表他的心裏的快樂。

老子看見兒子快樂，他當然更是快樂了。

馮寰自從聽了A先生講演以後，自己總覺

得 A 先生的話不十分妥當，總覺得朱買臣的故事不十分好。他嘗自己問問自己，自己也答復不出來。

有一天，他寫日記，就寫了一大段：

我自從聽見 A 先生講了朱買臣的故事之後，我就有許多疑問。

我們求學的目的，就是求功名富貴麼？我們窮人求學，是爲的現在受了人家的輕視，將來好驕傲他人麼？是爲的受了氣，



將來好報復他人麼？

朱買臣是一個模範苦學生麼？

我們應該不應該學他？

全國的青年都學到朱買臣，中國就可以得救了麼？

全國的青年都要學朱買臣，那裏有這許多的官給他們做？

現在不是大家鬧著要教育普及麼？這樣看來，教育越是普及，豈不是官越是多麼？

儻然教育真的普及了，全國的人都做了官，那裏來的民？

A先生的話說得不對麼？但是校長很敬重他，儻然他說的話不對，就連校長的見解也是錯誤的了。

校長的見解也是錯誤的麼？然而全城的人都敬重A先生，儻然A先生的話是錯的，那麼，全城中的人的見解都是錯誤的了。我想，決不至於如此。

這個問題，我想拿去問一問教師麼？恐怕要遭教師的罵。拿去問校長麼？恐怕要被校長開除。

但是，的確是一個疑問。這個問題，我的確不能解決。現在把他寫在這裏，留到後來看看，能不能自己解決。到了中學時，或者能穀解決。

馮寰把這一段話寫在日記簿上，自己讀了一遍，說：

「我把他寫在這裏，不但是留到後來給自己看，也可以給朋友看看。說不定他們的見解比我高，能給我一個圓滿的答復。……然而，學生的見解總不能比先生再高，不能比校長再高。倘然比先生高，比校長高，爲甚麼再要到這裏來讀書？我們小孩子的見解，總不能比老年人高。倘然比他們高，爲甚麼老年人不來請教小孩子呢？這到底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馮寰雖然這樣的說，他到底想拿出來給他的朋友看。只不過暫時沒有機會罷了。

又過了幾個月，馮寰和他的同學陳生談話，慢慢的談到「人生問題」。

「我預備下學期不讀書了！」陳生很憤慨的說。

「爲甚麼呢？」馮寰驚問。

「唉！有知識也不好，無知識也不好。讀

書也不好，不讀書也不好。」

「你爲甚麼說這句話呢？」

「不讀書也是沒事做，讀了書也是沒事做！」

「你還沒有畢業，正在求學的時候，何必要顧慮到職業問題？你暫且寬心，慢慢的再講罷！」

「我不是講我自己沒事做，是講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在大學畢業了！」馮寰帶着羨慕的口氣說。

「越是大學畢業，越是爲難！東不成，西不就，只好坐在家裏吃飯。」

「你的叔叔不是自己辦了一個小學校麼？何不在那邊去當教員？」

「是的，我的叔叔正是要請一位國語兼英語的教員，請不到。……」陳生還沒有說完，馮寰就搶著問：

「他爲甚麼不去幹呢？」

「你聽我說。……他那裏能去呢？每月二十元的薪水，吃自己的飯。一年還只照十一個月算。你想，一個大學畢業生，只能賺二十元麼？他怎樣願意去？他情願坐在家裏吃飯！」

「那麼，爲甚麼不找一個中學教員的位  
置？」

「你想，我們三縣的地方，只有兩個中學。想當教員的人不知有多少，怎樣挨得到



他呢？」

「就是做小生意也好！」

「他是學文科的。」

「他究竟預備怎樣呢？」

「他預備明年去投考縣長。今年是不預備做事了。但是，考得取，考不取，還是問題。」

「你贊成他做官麼？」馮寰突然的一問。

「我想，他是做不成的。贊成也沒有關係，反對也沒有關係。」

「不是這樣說。因為……我想給你一點東西看看。你看是怎樣？」

「甚麼東西？」

「讓我拿給你看！是我寫的日記。」

「原來是你的日記。不知有甚麼高見？我很願意領教。」

馮寰暫別了陳生，走到自己的臥室裏去拿日記。去了一刻，才把日記拿出來。

馮寰把日記給陳生看了，便開始問陳生：  
「你的意見是怎樣？你能替我解決這些問題麼？」

「你的日記寫得很好。但是，這些問題，我不能替你解決。」

「你沒有甚麼意見麼？」

「我沒有甚麼意見。我的哥哥的問題，我還替他解決不了，怎樣能解決你的問題！」

「你太消極了！」

「我看見了我哥哥的困難情形，使我不得不消極！我的母親常常說：『倘使他不進大學，單在中學畢了業，找起事來，倒不像這樣的艱難。』唉！如此說起來，連中學也不進，單進了小學，豈不更好麼？連小學也不進，書也不要讀，字也不要識，豈不是越發好麼？所以我想：我下學期不讀書了。」

「不讀書做甚麼事情呢？」

「放牛也好！賣菜也好！打鐵也好！在小

店鋪裏做徒弟也好！」

「哈哈！你說的話太有趣了。」

「哈哈！」

「等到小學畢了業，再去放牛，或打鐵，不行麼？」馮寔這樣的問，這一問似乎是出於陳生的意料之外的。

「老實說罷！小學畢了業，就想進中學了。中學畢了業，就想進大學了。大學畢了業，就是小學教員也不願意做了。這不是我

人如此，大家都是如此。」

「照你這樣說來：小學畢了業，一定要入中學。中學畢了業，一定要入大學。大學畢了業，就不願意做小學教員。將來的小學教員叫誰去做？……牛叫誰去放？鐵叫誰去打？」

馮寰這樣的一問，問得陳生沒有話可以答應，他只好轉變談話的方向，說到學校功課方面去了。

陳生和馮寰是同學，却不是甚麼很好的朋友。自從馮寰把日記給陳生看了之後，陳生就將日記中的話和別個同學說。別個同學又和別個同學說。如此經過幾個人的傳述，就被校長知道了。這一天，校長叫馮寰到校長室裏去問話。

「有人說你毀謗學校，有沒有這一回事？」  
「沒有！我不曾毀謗學校。」  
「你不是寫日記有毀謗學校的話麼？」校

長仔細看看馮寰，好像是要從他的臉色上，看出他是否毀謗過學校。但是，馮寰是很鎮靜的，一點也不慌張。

「校長！我寫日記是寫的，但沒有毀謗學校。我在這個學校裏讀書，偷然毀謗學校，就是毀謗我自己。世上沒有這樣愚笨的人。」馮寰是這樣的辨白。

「這不足爲奇。你在學校以外，不肯毀謗自己的學校，甚至於要把自己的學校說得格外



的好。但是一到了學校以內，就會說學校是怎樣怎樣的不好了。一個家庭中的子弟往往是如此，一個學校中的學生也是如此。」校長拿出他的經驗之談來，回駁馮寰。可憐一個天真爛漫不懂人情世故的少年，如何能經得起他的一駁！馮寰只好默默無言。……停了一會，他才開口問：

「校長聽見誰說，我毀謗學校？」  
「自然有人說，你不必問。你自己悔過

麼？將你記大過一次，下次不可再犯！」校長很嚴厲的說。

「校長，請仔細調查，我沒有過失！」馮寰不服，再駁一句。

「你還不悔過麼？就把你開除出去！我們學校裏不要這種劣等學生。」校長又是怒又是氣的說。

「開除就開除，錯終是沒有錯！」馮寰也憤恨的說。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預備明天

退學。

第二天早晨，開除馮寰的布告已經貼出，馮寰被開除的消息，同學們也知道了。

據布告上說，開除馮寰的理由，是毀謗學校，並不聽校長教訓。又說，開除也是經教務會議通過的。

有許多學生替馮寰不平，也有幾個教員想替馮寰說情；但是已經經教務會議通過，大家都覺得沒有辦法。

馮寰當時雖然任著性子，在校長面前不肯屈伏，但是被開除之後，心裏也有些懊悔；他不是爲了自己讀書的問題，是爲了回到家裏不知怎樣對父親說才好。但是，事已如此，也無法挽回了。

馮寰回到家中，把被開除的話，和他父親慢慢說。

「父親：有一個不好的消息告訴你，請你

不要發怒。」馮寔很小心的先說了這一句。

「甚麼事？」他的父親慢慢地問，態度也很鎮靜。

「請你不要發怒！」

「我不發怒，你快說！」

「我以後不往學校裏去讀書了。」馮寔只說了一半。

「也好！橫豎你自己很用功，在家裏自修也是一樣。而且可以省掉一筆學費。」他的父

親很和氣的說。

「不過，是被學校裏開除了，說起來不大好聽。」

「不要緊！我是相信你的，我知道你被開除，一定是學校裏誤會了。外面人家決不會說你不好。」

「我不要外人說我好，我只要父親不怪我，我的心就安定了。」

「好孩子！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個好孩

子，決不會因為做了壞事，才被開除的。」  
「父親這樣說，我心裏很安定了。從此，  
白天幫助你作工，晚上自修，讀一點書，豈不  
很好！」

「這樣很好！」

從此馮寰就跟著他父親做竹匠。每天做  
工，都很努力；可是在晚上，夜裏，閒了下來，  
就自己拿本書來讀。

這樣的過了幾時，他覺得這種生活很是快

樂。他覺得以前在學校裏不能解決的問題，反而可以解決了。

舊時的同學，也常常和馮寰往來，大家不以爲他是個被開除的學生而看不起他。

某星期日，C校請了B先生在校裏講演，並歡迎校外的人去聽。B先生是本縣人，但是他常住在南京。這時是從南京回到家鄉來，暫住在C校裏。所以C校的校長就順便請他講演



一次。B先生是很有名的。所以這個消息傳到了馮寰的耳朵裏，馮寰就聯想到A先生所講演的朱買臣的故事。他除了欽慕B先生的大名以外，更想聽一聽他的言論，把他和A先生比比，看是怎樣。於是馮寰就決意去聽。

這一天，去聽的人很多。說是下午一時半開講，但是沒有到一時，聽的人已坐滿了一禮堂。馮寰也同他父親說明了，在一時以前，就到了那邊，在那裏守候。

「叮！」禮堂上的時鐘敲著半點。接著就是一陣鈴聲。因為聽衆已等得好久了，所以鈴聲還沒有停，C校校長已伴著B先生來了。

聽衆照例拍掌，B先生照例向聽衆鞠躬之後，就開始寫他的題目。他在黑板上寫了十個大字：

高深的學問，平凡的職業。

他把題目寫完，就回轉身來講演：

諸君！努力讀書，讀書救國等老生常

談，想諸君也已聽得厭煩了，我也不必再說了。但是我要聲明，我並不是反對努力讀書，我並不是反對讀書救國。我不過是反對空言而不實行罷了。不能實行，空言何益；如能實行，又何須空言？這就是我所以不說的理由。

那麼，說甚麼呢？我想：諸君中有多數的人，在讀書的時候，已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橫互在腦中，就是將來的出路。這個問題

題，是多數學生們所需要解決的，也是他們所不能解決的。是麼？

B先生說到這裏，把眼睛向聽衆徧望了一回。似乎向他們要求答復，是贊成，或反對。聽衆們當然是贊成的，立刻答復他一陣劈拍的掌聲。於是B先生又繼續著講：

今天就把這個問題講一講。我想，這個問題所以難解決的原因，不是畢業生的出路少，只是畢業生的慾望高。

原來國家提倡教育普及的目的，是要把民衆的知識程度提高，並不是要把民衆的職業程度提高。美國的農人都會看報，我希望中國的農人也都會看報。但是，農人還是農人。並不是希望把農人訓練得能看報了，就去做旁的事，而不做農人。日本的车夫都愛讀書，我希望中國的车夫也都愛讀書。但是，車夫還是車夫。並不是希望把車夫訓練得能讀書了，就去做旁的事情，而不做車

夫。

一方面要切切實實的把一應職業都看成是平等的，一方面要切切實實的把一切的人的知識提高，而職業却不必改變。

可是，現在學界中大多數的人，都誤會了這個意思，以為知識高了，職業也要更好。試問大家都要擔任較好的職業，那麼，較苦的職業，叫誰去擔任呢？

B 先生是擅長講演術的，他這一番話，說

得理由又充足，語言又流暢，由不得聽衆不感動，自然而然的要拍起掌來。在一陣掌聲停止了以後，B先生又繼續的講：

我想，像這個樣子，前途是很危險的。現在大家都嚷著教育普及，倘然真的有一天教育普及了，那就是一飯人人要吃，田無人肯種的一天。所以這個危險，我們不可不預先防備。防備的方法是怎樣呢？你們看！就是這十個字。

B 先生說到這裏，就回轉身來，指著黑板上的十個字：

高深的學問，平凡的職業。

B 先生又回轉來，繼續著他的講演：

原來學問管學問，職業管職業。我們的學問，是要努力做得高深；但是我們的職業，無妨比任何平凡。

我再說兩個平凡的職業的學者，給你們聽聽。



這時候 B 先生的話，一句一句，一字一字，都聽入馮寰的耳裏，而深入於他的心裏。覺得每句話都是自己所要說而說不出的。聽到 B 先生要講兩個學者的故事，他越發興奮，更振作了精神來聽。

這兩個學者，真可以做我們的模範。一個是明代人，他姓韓，名叫貞。他原是製磚瓦的陶工，却是很喜歡讀書。跟著當時著名的學者王東崖，做東崖的學生。因此，

他自己也成了一個有名的人。但是，他還是做他的陶工，製他的磚瓦。他閒著無事時，就往鄉下去旅行，隨處講學，從這一村，走到那一村；村裏的民衆，都喜歡聽他講；暗的受了他的感化。當時候的知縣官送他的錢，他辭謝了不受；只是做他的工，讀他的書，講他的學。這就是陶工韓貞的故事。

再有一個，是清代人，姓錢，名叫近仁。他本是崑山地方人，族居在蘇州。他是

個替人修補破鞋子的工人。但是他很喜歡讀書。他有了錢，就買書讀。自己有不識的字，就請教人家。每向人家問一個生字，就送給人家一個錢。這樣一天一天的讀，一天一天的問，日子多了，他的學問就很深了。也有些人來跟他讀書，做他的學生。他很熱心的教人家，但是學生散去了，他還是替人家補破鞋子。當時著名的學者薛家三，彭允初，王繩孫都和他做朋友。後來年紀老

了，不能工作了，就居住在王繩孫家。他死了以後，汪縉曾替他作傳。這是錢近仁的故事。

B先生一面講，一面在黑板上寫，遇到人名，地名，都在黑板上寫出來。所以聽的人格外的明瞭，但是B先生也格外辛苦了。

現在我把這兩位模範學者介紹給諸君認識了。諸君如願意和他們做朋友，我想他們也很願意和諸君做朋友。雖然是因爲古今的

時代不同，所講的學問不同，但是像他們的  
那種行爲，我想在今日還是適用的。倘然諸  
君能學他們，一面要求高深的學問，一面不  
厭棄平凡的職業，那麼諸君的出路問題就可  
以解決了，中國的前途，也可以有希望了。

B 先生說到這裏，把眼睛向聽衆望了一  
望，又大聲的問了一句：

「誰願意和他們做朋友麼？」  
B 先生的這一句話剛剛說完，人叢中就有

一個人立起身來，同時也舉著手，答應了一句：

「我願意叫他們做先生！」

這一句話驚動了全堂的聽眾，大家都把眼睛注視到他的身上，只見他是個樸實誠懇的青年。這時他繼續著在說他的話：

「我姓馮，名寔。我是一個竹匠。我雖然受過小學教育，但是現在已不到學校裏去了，只在家裏作工。……」

原來這時立起身來說話的人就是馮寰。馮寰的話還沒有說完，B先生就問了一句：

「你在家裏做甚麼工？」

「我在家裏做竹匠。白天作工，晚上讀書。」

「是補習麼？」

「不是！是自修。」

「難得有這樣的人！」B先生稱讚馮寰，一面走過去和他握手。又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名

片來，遞給馮寰。

「這是我的南京的通信處。我在上海還住一天，就要回到南京去。以後我很願意和你通信。你的住址呢？」

「我很抱歉！我沒有名片。讓我寫一個通信處給先生。將來務必請先生指教。」馮寰就從身邊摸出一本記事冊來，扯下一頁，並摸出一枝鉛筆，寫了一個通信地址，遞給B先生。



「你請坐！我再和大家說幾句話。」B先生說了這一句，就離開馮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向聽衆說話：

「我不會講演，講得不好，請諸君原諒！我的話已經講完了，沒有甚麼要講了；却不料無意中認識了這位馮寰先生。現在我想介紹馮先生和諸位談談。」B先生剛說完了這幾句，就向聽衆鞠一鞠躬，走到後面去。O校裏的校長忙走過來招呼馮寰。同時聽衆也一同注視馮

懷，馮寰也立起來很恭敬的說一聲「不敢。」  
「無妨隨意談談。」B先生這樣的催促著。

於是馮寰便走到聽衆的前面，先向聽衆鞠了一個躬。聽衆也報答他一陣熱烈的鼓掌聲。  
「我不懂得甚麼！承B先生的好意，看得起我，叫我和諸君談談，所以我不敢不說幾句。我本是一個竹匠。只會製竹器，不會談學問。但是，我聽了B先生講的韓先生和錢先生

的故事，我很願意學他們，我願意終身學他們的。我願意終身求學，但，同時終身做一個平凡的竹匠。我姓馮，名寰。我的姓名恰好和「平凡」兩字同音。從今以後，我想把「寰」字改爲「凡」字。我不敢希望做名人，做偉人，我只希望做一個平凡的少年。「馮寰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說到「寰」「凡」二字及「馮」「平」二字，他也在黑板上寫出來，使聽衆能聽明白。他把話說完以後，又向聽衆鞠了一個

躬，退到聽衆後面去坐下。

C校的校長又走過來說了幾句感謝B先生及稱讚馮寰的話，就宣告散會。（編者按，馮寰已改名爲馮凡，下面就都寫作馮凡。）

馮凡從C校裏走出來，就趕緊回到家中，見他的父親。他父親正拿著鋸子在那裏截竹。看見馮凡回來了，略停了一停手，望著馮凡微笑的。

「爸爸！我回來得遲了！時候不早了！」  
「時候還早。家裏沒有事。只有一個人來  
找你，剛剛走出去；你早進門一步，還遇見  
他。」

「是誰來找我？」

「我不認識。他有名片在這裏。」馮凡的  
父親一面說，一面從桌子上的抽斗裏拿出一個  
名片來，遞給馮凡。

馮凡接過來看了。

「哦！這是吳用，是我從前的同學。剛才他也在 C 校裏聽 B 先生講演。我看見他的。我沒有招呼他，他也沒有招呼我。他爲甚麼要來找我呢？」馮凡低頭沈思。

「他沒有說甚麼，他只說來看看你。」  
「他忽然要來看我做甚麼？而且這樣快！我們同在 C 校裏來，我沒有到家，他已經來過了。」

「他只比你先到一步！」

「哦！我知道了！」馮凡忽然想到。

「你知道了麼？他來做甚麼？」他的父親很興奮的問了這幾句。

「說起來很好笑！今天我在 C 校裏聽講演，承 B 先生看得起我，他說願意和我通信。因為 B 先生是有名的學者，他既然看得起我，所以吳用也看得起我了。爸爸：這豈不是很好笑麼？」

「癡孩子！人家看得起你，是人家的好

意。怎麼說是很好笑？」

「他看得起我，我沒有工夫應酬他。……他  
明天再會來找我，叫我怎樣對付他呢？」

「人家不理你也不好，理你也不好？」

「恐怕從此以後，來找我的人還不止他一個。我的工夫只殼去應酬他們，那裏有工夫作  
工？」

「明天，你躲在樓上，有人來找你，我只  
回說你不在家。好不好？」



「這樣也好，但只能一二次如此，不能常常如此。我只好寫個通告，貼在壁上，聲明不能應酬朋友，請他們自己看罷。」

「任便你自己，我不知道。」

馮凡決定了主意，寫一個通告貼在壁上。這時候，他就往樓上去寫通告。

這天夜裏，馮凡就把通告寫好了。第二天早晨，一早起來，就把通告貼在壁上：

## 敬告來賓

馮凡是個竹匠，每天作工過活。今爲節省時間起見，不能充份的應酬朋友。諸君來訪：有事就請直說，無事就請清坐一回，恕我馮凡不能招待。馮凡敬啓。

馮凡把這個通告貼在壁上，他照舊在家裏做他的工。果然，在上午的時候，就有個著西裝的少年走到他門前來，望了一望。

「先生！你要買甚麼東西？買籃子麼？竹箱子麼？」馮凡慢慢的問，他手裏還是在做他的工。

「請問：這裏有一位馮先生麼？」這人不認識馮凡，所以這樣的問。

「馮先生？叫甚麼名字？」馮凡故意的問。

「叫馮凡。」

「他出門去了。他留了一個通告在這裏，請你先生看看。」馮凡用手指了一指壁上的通

告。仍管他作工。

「哦！原來如此。我去了。再見罷！」

「請問先生貴姓？」馮凡又問一句。

「我姓王。找馮先生，沒有甚麼事，：」

他說著，回轉身來就走。從他的步伐聲音的沈重中，可以想見他的憤怒。

「你不認識他麼？」馮凡的父親問。

「我不認識他，他却偏偏要來找我！」

「你當他是來買竹箱的麼？」

「我早已知道不是的。著西裝的人，他要買竹箱麼？」

這一天下午，又來了一個人找馮凡。

「馮凡兄！馮凡兄！」

「哦！原來是繼之兄！請看一看壁上的通告罷，抱歉得很！」馮凡還是管他作工。

繼之抬起頭來，讀完了壁上的通告，說了一聲「原來如此，再見罷！」就自管他去了！

「他是甚麼人？」馮凡的父親問。

「他是史繼之。是我從前的同學。」

「你不理他，他不怪你麼？」

「怪也只好由他怪。」

這天下午，又來了兩個人找馮凡，都被那張通告拒絕了。

第二天，一連來了四個人找馮凡，不消說，也都被那張通告拒絕了。

第三天以後，才沒有人來，大約馮凡的「

拒絕來賓」的消息已經傳了出去，大家都知道  
了。

從此馮凡也得安安靜靜作工和讀書了。

馮凡又費了兩夜的工夫，自己定了一份作  
工和讀書的計劃書。抄了一份，寄到南京去給  
B先生看，因為這時候B先生已回到南京去  
了。

隔了四天，B先生就把他的計劃書寄回

來。寫了一封長信，稱讚他的計劃好，並勉勵他要堅持到底，不要在中途上改變了節操。

馮凡把他的計劃書貼在他的牀頭邊的壁上，每天早晨起來，必須讀一遍：

(1) 我預備終身作工，終身讀書。

(2) 讀書既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只爲著求知識。

(3) 我現在是做竹匠，我發誓終身不改業。



(4) 我現在是高小一年級的程度，我預備把高小二年級所用各科的教科書都買來自己閱讀。把高小二年級的課程自修完了，再讀中學一年級的書。如此二年，三年，……把高中各科的教科書讀完了為止。

(5) 在學校裏一年的課程，我預備用三年的工夫自修完畢。若時間不

穀，無妨再延長一些。

(6) 除了外國文只須略懂一點而外，其他各科都要澈底明白。

(7) 除了讀教科書以外，還要多看課外讀物，報紙，雜誌。

(8) 每日白天工作，夜晚讀書。至少每天要讀二小時的書。

(9) 有困難問題時，可寫信向B先生請教。但也不可常常麻煩他，必

須遇不得已時，才寫信給他。

(10) 遇着其他可以請教的人，也願儘量的虛心請教。但必須先得到人家的同意。人家不同意時，絕對不可麻煩他人。

(11) 作工所得的錢，除了供給一家衣食住而外，儘量的買書。

(12) 每年必須買相當的東西送給 B 先生，表示我對於他的敬意。

(13) 永遠不忘記父親，不忘記 B 先生，不忘記中華民國。

(14) 戒絕一切的嗜好，永遠戒絕一切的嗜好。

(15) 遇著和全社會，和國家有益的事情，不惜個人的一切的犧牲。

(16) 以上十五條切實照行 永遠遵守。

這一天，是個星期日，某處的茶館裏，有五個茶客坐在那裏喝茶，閒談。他們就把馮凡的事當作新聞，拿來做談話的資料。

「你說馮凡這個人怎樣？」一個四十多歲的像是學界中的人向他的朋友問。

「這人很好！儻然每個人都能照他的樣子，中國的前途就有希望了。」他的朋友這樣的答。這個人年紀小一些，也像是學界中的人。

「我却不贊成你的意見。」

「爲甚麼呢？」

「現在中國正是在非常的時候，需要非常的人才。像這種平凡的人，有甚麼用呢？至多，他自己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罷了！」

「你不知道現在的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民衆的身上麼？不是僅僅一兩個非常的人才能救國的。要每個民衆都能擔負國家的責任，同時，他們仍舊是守著他們平凡的職業，那就只有他這種辦法是適宜的。」

「我到底覺得他太消極了！不是好的辦法！」

他們二人爭論不決。

「馮凡終究是一個古怪的人物。」第三人突然的說了這一句。他說罷，把眼光移到前兩人身上去，似乎希望得到他們的答復。但是兩人都默默的不作一聲。第三人低下頭來喝了一口茶，也就靜默了。

「人各有志，他可以說是一獨行其是」。

我們正不容易評論他。」第四個人發表意見。他似乎對於各人的話都不贊成。馮凡是個不容易評論的人，評論他，似乎是多事。

「是啊！馮凡仍是馮凡。我們說他好，於他也無所益。我們說他不好，於他也無所損。馮凡仍是馮凡，他自有他的獨立的價值。」第五個又這樣的說。

大家都不說話了，大約都默認第五個人的話是對的。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 一個平凡的少年

全一冊 實價銀貳角

著者 胡懷琛

發行者 徐亞倩

排印者 大華印局

版權所有  
必究

發行所

少年書局  
上海蓬萊路

少年讀書會第一期贈書目錄

分類書		名著作者		內容	
修養	自學成功者	盧冠六	六	本書所敘述的中外模範人物，都是出身窮苦。但能刻苦自學，努力奮鬥，竟得成世界著名的偉大人物。	
文	機械人	葉紹鈞	鈞	本書用豐富的想像描寫機械人的經歷。情節奇幻，寓意深長，是葉君的童話代表作。	
	一個平凡少年	胡懷琛	琛	本書敘述一個平凡的，優良的少年的故事，很足矯正現在少年們思想的錯誤。	
	火線上的孩子	陳伯吹	吹	脆弱的孩子們，在危險的火線上，能夠奮鬥，掙扎，反抗犧牲！足以引起讀者悲痛的同情，奮發自強的決心。	
藝	瘋狂的猴子	徐學文	文	本書敘述一隻聰明而有善良德性的猴子，備受人們的欺凌。後來他想出了改革人心的辦法，向人們宣傳，可是人們都以為他是瘋狂的猴子。	
	海外奇談	趙餘勳	譯	本書敘述一個旅行家的奇怪經歷：像到月亮上去旅行，在海底和鯨魚戰爭，大狼當馬騎，鹿頭上生樹等非常有趣。	
自然	常見生物	談白桃	桃	本書將生物界中常見事物，普通認為驚奇的，加以科學的解釋，使得讀者有正確的觀念。	
	象	友徐亞倩	譯	本書敘述一匹象名叫凱利的故事：情節新奇曲折，又合乎事實。不但味趣豐富，也足增進讀者的自然知識。	
社	中華民國	吳研因	因	書中大半敘述先烈為國犧牲的故事。足以培養少年愛國的觀念，立志拯救奄奄一息的中華民國。	
會	新世界	王味辛	辛	本書敘述一個窮苦的兒童，遭了苦難，夢幻似的走入另一世界的改造，並不是不可能的。	

容

共  
江  
研  
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048B

一個平凡的孩子



柳亞子藏書

No.



\$0.20